



「英」戴安娜·阿西尔著 曾味译 《暮色将尽》 四川人民出版社

没有第二条路

□张怡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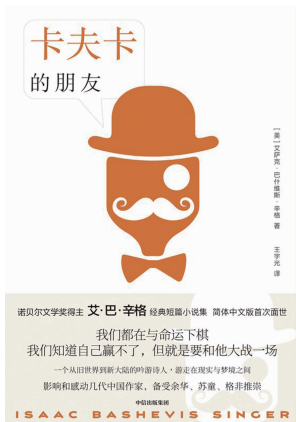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之前写到的《激情耗尽》,另一部有趣的作品《暮色将尽》,同样提醒女性可以经由长寿获得自由。实际上在我现在的年纪谈论“老去”是一件很做作的事。然而就文学谈文学,“生老病死”是大议题,也是检验作家生活感知力的试金石。有一段时期我很喜欢写中老年人的故事,有我心中十分尊敬的文学前辈提醒我,你没有到那一刻,就不要妄加揣测。我自知理亏,但书写的初衷,也许是源于对于未知的恐惧。更重要的是,被建议不谈论,也令我感受到了严肃的压力。所以我一边关注、一边警惕,且一边做无伤大雅的解构,以期在合理的范围内淡化恐惧。在这样的心境之下,阅读英国作家戴安娜·阿西尔的《暮色将尽》是一件很爽快的事。

戴安娜·阿西尔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、科斯塔传记奖得主,发掘了奈保尔、波伏娃、阿特伍德、厄普代克等声名赫赫的大作家,一生活过了101个春秋,在89岁时写下这部漫谈。漫谈并没有太狗血的文坛八卦,或者抒情式地追忆文学百年。而是直抒胸臆,谈论无疾而终的情感关系,经由衰老带来的欲望减退,又随着欲望减退所看到的冷静的新世界。很少有人能将老年人的性欲谈论得那么冷静、有序而不显得饥渴、可怜。对她来说,那是发生过的事,是不再发生的事,仅此而已。死神,更是硬核的对手,提醒人们并没有什么美化衰老和死亡的必要,戴安娜·阿西尔的自黑处处令人心生愉悦,“您想想,我已经那么老了,却还想买只狗来陪我散步,这对小狗也太不公平了吧。”其实她并没有那么怨恨和绝望(仿佛她提到的反面案例:《藻海无边》的作者简·里斯或者198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·卡内蒂那样拒绝接受死亡)。

在戴安娜·阿西尔所生活的时代,女性面临着被规定好的命运。她们所服役的规则在社会变革和运动中一点点松动。但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,依然有苛刻的不公。这种不舒服的体验往往是附着于“爱情”的幻象突然来临的。在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时候,她也曾自我催眠般地理解伴侣出轨,没脸没皮的道歉。她看似和大多数普通年轻女孩一样,没有别的选择,只能选择相信。相信自古以来女人就是这样的,相信婚姻代表着“关系”最好的载体,相信爱和欲望的分离是一件需要向男人学习才会做的事。她甚至还相信着“也许结婚就会好的”这一类有趣的赌博,还傻呵呵地恐惧“如果我老了,比如三十岁以后……到了这个年龄,情况就会很危险了,他就会又爱上另一个女人吧”,这和她89岁时想养小狗又调侃“这对小狗也太不公平了吧”是相似的担忧,只是后者经由岁月的力量略有“扮cutey”的可爱感觉。从被狡猾伤害,到有能力强破狡猾,再到调侃狡猾,元气一再复原,是她的活力,也是伴随着自己不断做事、不断提出自己对于艺术作品的标准慢慢达到的。毕竟相比情感上的困惑,工作中的困难则要实际得多,戴安娜·阿西尔成长的时代,女性面临的职业选择非常少,“教学和护理”是最常见的两项,直到战争爆发,为女性择业的多元性提供了可能性。戴安娜·阿西尔获得了在BBC新闻工作的机会,得到了很好的锻炼,也遇到了后来的恋人(又退回朋友)、出版商安德烈·多伊奇。在当时的出版行业,女性编辑的收入远不如男性,戴安娜·阿西尔能够成为独立编辑已经很少见,反抗是很艰难的事。伴随着在职场上获得的结构性的“耻辱感”和坚守自我的代价(例如买不起房子等),戴安娜·阿西尔在漫长的实践中,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生存之道,包括私人生活以及公共生活。

这是一段没有太大遗憾的人生,基于没有太离谱的自我牺牲,和对自我价值的信任。读者没办法从《暮色将尽》中取得与衰老、死亡和解的心灵马萨基,甚至戴安娜·阿西尔提供的解释和方案都比较生硬。这种生硬感,是目前的我非常喜欢的特质,因为它会在文字之外,让我有间接的观感,看到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、会怎样做、曾走过怎样的困难、最后又以怎样的方式叙述自己生活的秩序。戴安娜·阿西尔说,“看看现在,我正走向晚年,走向无处回避、近在咫尺的终点,没有‘宗教’支撑,不得不面对前方单调、真实的景象。对此,我的感觉如何?我需要转向走在我前面的人寻求启迪。”我们后辈,也试图在《暮色将尽》中寻求启迪,最后不过是提醒自己,人生还长,挣脱了情欲的枷锁、性别的枷锁、退休年限的枷锁、伦理的枷锁,我们终将还原成一个孤零零的、在年轻人眼里没有差异性的普遍的“老人”,到那时,心里不太害怕也许是需要思想的磐石做底,随时都可以准备起来,没有第二条路。

隐匿之光



「美」艾萨克·巴什维茨·辛格著 王宇光译 《卡夫卡的朋友》 中信出版集团

卡夫卡的朋友,或命运棋局

□育邦

艾·巴·辛格有一个朋友叫雅克·科恩,当然这个名字是虚构,他的真名叫雅克·利维。他们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沙作家俱乐部相识的。雅克是意第绪剧院的前演员,他声称是弗兰茨·卡夫卡的朋友。他总是说起伟大的卡夫卡,卡夫卡与他保持非同一般的友谊,卡夫卡迷恋契克西克夫人——一个犹太女演员……

而辛格一头雾水,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位叫卡夫卡的朋友。雅克回答说:“总有一天,你会知道的。总有一天,他会天下闻名的。”

年轻的辛格以为,雅克不过是满嘴跑火车的“戏子”,卡夫卡也一定是他瞎编出来的一人——一个并不存在的伟大作家。

辛格在他的小说《卡夫卡的朋友》中这样讲述。接着,雅克·科恩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认识卡夫卡的,在布拉格的一次演出之后,他第一次见到了卡夫卡,“我一眼便识得才华,即使我自己缺乏才华……他到后台来,看到他的那一刻,我就知道一个天才站在我面前。我可以闻出来,就像猫闻见老鼠。”表面上看来,他们性格迥异,行为举止更是有天壤之别。雅克是花花公子,是风流成性的演员,是个唐璜式人物;而卡夫卡是一位素食主义者,一位对于性充满恐惧,并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不婚男人,他是走向自我洞穴的鼯鼠。他们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同为犹太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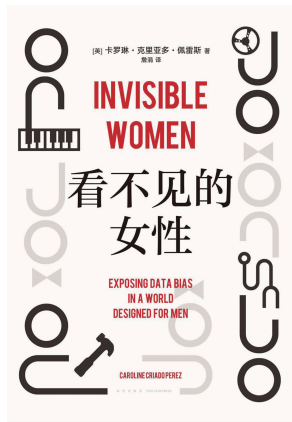
雅克与卡夫卡都因为深望某种缺陷而成为至交的朋友,雅克有过分精致的品位,没有女人能够诱惑到他,因为所有女人“没有什么缺陷”能够瞒得了他,他有“透视”女人身体和心灵的能力,他称自己完全“性无能”;而卡夫卡的“缺陷”则在写作领域,他看得见每一处写作上的缺陷——包括他自己的和其他所有作家的,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笨手笨脚的稿人搞出来的。卡夫卡知晓自己的尴尬困境,文学上的挣扎是毫无意义的。雅克感到奇怪的是,作为对现代艺术具有敏锐感知力的作家,“判断戏剧时卡夫卡完全是瞎子。他把我们劣质的意第绪语剧作捧上了天。他疯狂地爱上一个蹩脚的女演员——契克西克夫人。”雅克不能欣赏卡夫卡的文学,但他能如此近距离地看清楚卡夫卡的命运:“在样样事情上都妨碍他,性、写作。他渴望爱,逃离爱。他写下一个句子,立刻涂掉。”

雅克试图教卡夫卡如何生活,他带卡夫卡去一条黑巷子的妓院,进门后,他们看到“妓女、皮条客、嫖客、鸡母”,这时“卡夫卡颤抖起来……然后他掉头,飞快地奔下楼梯……一到街上,他就停下来,如小男生般呕吐。”雅克对女人已厌倦,而“性无能”;卡夫卡对女人作为未知的神秘世界充满恐惧,而“性障碍”。这两种疾病,隐喻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两种关系:一是对于未知事物荒诞存在的向往与惧怕,一是对于经历人世繁华之后深深的疲惫与忧悒。两种疾病也构成了我们不可逃脱的命运。雅克说,这一切(包括他荒诞不经的一生)都是一个棋局。

卡夫卡的终身挚友及遗嘱执行人马克斯·布罗德在很多方面跟辛格笔下的雅克颇相像。考虑到辛格是在和雅克会面几十年之后在曼哈顿写出《卡夫卡的朋友》这篇小说的,我推测在写作此文时,布罗德的言行举止也被揉进了雅克的形象之中。举世皆知,布罗德是卡夫卡最为重要的朋友。在一篇不成功小说里,布罗德炫耀自己是“为女人所宠爱,为文学家所妒忌”,是不折不扣的风流才子。作为一位长袖善舞的社交达人、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,布罗德确实是风流人物,但是其才华则极为有限,对于现代艺术甚至一窍不通。令人感到神奇的是,这并不妨碍他无限推崇卡夫卡,并用终身的努力把卡夫卡推到了世人的面前。

弗兰茨·卡夫卡留给马克斯·布罗德最后的遗嘱是:“最亲爱的马克斯,我最后的请求:我的遗物中的全部日记、手稿、书信、绘画,别人的和我自己的等等一切东西,一点不剩地、未经阅读地予以焚毁,你或别人拥有的一切文字或绘画同样予以焚毁,你可以以我的名义去向别人索求这些东西。至于别人不愿交给你的那些信件,他们至少应该自行负责焚毁。”布罗德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,他走向另外一条道路,一条彰显并强化卡夫卡存在的道路。在卡夫卡死后,命运棋局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,他已不能掌控棋局的走势,正是他的朋友雅克所困惑的:“要是上帝,他会回报你的。要是没有,是谁跟雅克·科恩下这些棋呢?”而辛格也没有料到,早在1942年,他的朋友雅克就死于纳粹集中营,命运之神一手将死他,毫无怜悯。

删人快语



「英」卡罗琳·克里亚多·佩雷斯著 詹涓译 《看不见的女性》 新星出版社

女神节过后

□蒯乐昊

“三八”妇女节刚刚过去,我一个女性朋友在朋友圈晒出了她的儿子,在她接儿子晚自习回家的路上,他们经过了很关于“女神节”的广告,她的孩子表示相当反感。

“根本不该有这个节日!”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激动地大声说道:“这个节日反而强化了男女对立。如果一个人值得尊重,那么不应该区分这个人到底是男还是女。你们女的难道不抗议吗?”

这条令人情绪略略复杂的朋友圈,夹杂在前后一堆晒鲜花、晒礼物和晒女神节下午茶的朋友圈动态之中。仿佛简要勾勒出了今日女性处境的一体两面。相当不好意思地说,当天下午我也在一场全是女人的下午茶上,我们也吃了很嗲的顶上缀着鲜花的粉红蛋糕,并觉得颇为惬意。四周堆放着花束,那是一个画展的余兴活动,主人是位年过六十、男孩发型、长期做中性打扮的女画家,她潇洒地抽着香烟,高谈阔论,臧否人物(主要是在臭骂一些自恋的男画家),但对于收到鲜花,她也高兴得紧。

在场好几个女的纷纷表示,当天都收到了单位的鲜花,有些单位还组织了插花活动、摘草莓活动和蛋糕甜点烘焙的活动。我礼貌地表达了羡慕,她们则不以以为然,觉得这些活动不过是体现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,“好像我们女的就喜欢花花草草似的。”

“总比我们单位好,我们单位每年发的妇女节福利都是卫生巾呢。”我说。这不仅仅是刻板印象了,这是赤裸裸的生理弱势提醒。

女性主义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全民凝视。上野千鹤子和三个北大女生的对谈引起轩然大波,就是一个明证,随后她又与同样身为女学者的戴锦华教授对谈了一次,继续激起转发、热议和挑刺。我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年轻一代的中国男孩里面,有一些人,怀着骑士精神,甚至先于一部分女性成为女性主义者。就像我朋友那个义愤填膺的儿子一样。我们单位有位年轻的编辑总监,男的,也读上野千鹤子。在一次会议上,我们的副主编,男的,说出:现在其实女的地位已经很高了,早就阴盛阳衰了,你看我们单位,女记者就是比男记者人数更多、更优秀。年轻的编辑总监马上跳起来,带着很强的火药味辩驳说:但是领导层呢?这么多年来编委会里为什么只有某某老师一个女的?

不知道为什么,当天在场的女记者们一律没吭声。可能因为事关升官,此刻站起来为女性争权,很容易被误认为要为自己争权。于是这场关于女性地位的论战,依然是在男性与男性之间发生。像是某种既得利益层内部出现了分化,革新的力量也将从旧的阵营里生长出来。

上野千鹤子也许更深知亚洲女性的处境,但我推荐另一本《看不见的女性》,一本更加多元,也更重实证的学术著作。世界人口的一半被无视、被消声,成为不可见的存在者。“性别数据缺口不仅仅关乎沉默。这些沉默、这些缺口,皆有其后果。它们每天都在影响女性生活。”影响有时候微小到几乎难以被察觉:当女性在办公室被冻得瑟瑟发抖,她不见得会想到,因为空调温度是按照男性体温生理特征设定的;当她们在超市踮起脚尖也够不到货物的时候,也未必会怪罪货架的尺寸是按照男人身高为基值设计的。在生活的诸多细节层面,“男人不言而喻,女人不被提及”。

这本书的作者卡罗琳·克里亚多·佩雷斯,毕业于牛津大学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。从学术性的维度来说,这本书赢得了英国皇家学会的“科学图书奖”,从可读性方面来说,这本书又坐拥英国书店奖的“最受读者欢迎奖”。是一本非常冷静,讲述现状和历史成因,并不以“左中右”来区分女性主义的作品——现实中女性主义乃至女权主义有时令人尴尬为难,也许就是因为站队不同的人急于统一进度,保守者对激进者嗤之以鼻,激进者又对温和者充满怨怼,甚至不惜同室操戈,混淆了矛盾重点。《看不见的女性》避开了这一切,女作家珍妮特·温特森说:“这本书没有咆哮,只有事实和数字。”

如果真的有节日,女性在自我认知的成长之路上进步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。

微言大义